



屯門：深港雙城的文化原點(四)

多的衛星城。

新市鎮建設對香港的意義，或許可以和1972年紅磡海底隧道通車相提並論。作為兩個標誌性事件，它們讓新界、九龍從此與港島真正連為一個整體。一些人物的命運也由此改寫，比如劉皇發。他在港英開發新市鎮時擔任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土地開發與徵地遷拆之間的矛盾為他打開了發跡的空間。他遊走於原住民和行政當局之間，為原住民爭取權益的同時亦為新界發展鋪平道路。這種中間人角色得到各方認可，正是江湖話事權的重要體現。

十幾年前，我曾隨劉皇發去過他在龍鼓灘的舊居。海邊一座普通的三層小樓，外牆上橫七豎八的雨痕和蜘蛛網，表明很久沒有住人了。看着村裏斑駁的老屋、灘頭翻滾的白浪和青山上裸呈的纍纍頑石，聽着劉皇發用並不熟練的普通話波瀾不驚地講述自己的成長故事，想着他在立法會、行政會議以及其他機構裏對新界原住民權益近乎偏執的維護，在鄉紳幫派勢力爭權奪利中無所不用其極的傳說，以及在媒體面前那副人畜無害、遊刃有餘的神態，彷彿一幅悠遠蒼涼的歷史畫卷和多姿多彩的嶺南風情畫在眼前徐徐展開，迄今記憶猶新。

說起屯門人物，我還因為做香港社團工作和青年工作，與林頌鑑父子結下一段緣分。林頌鑑1961年出生於深圳橋頭村，17歲時偷渡香港，經過多年打拼，成為屯門區資深議員。後來，他把屯門區議員的責任成功交棒給大兒子林的徵，卻支持小兒子林的熹回故鄉橋頭村創業。從林頌鑑父子身上，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深港兩地相輔相成、融合發展的時代趨勢。

屯門故事，不能不講新市鎮。新市鎮建設是上世紀七十年代麥理浩之治最為人熟知的部分，一片片新城區在大埔、沙田、西貢、元朗、屯門等鄉郊拔地而起。屯門作為其中的代表，1974年獨立設區，從此駛入發展快車道。青山灣大片水體被填為平地，僅餘南部一角作為漁船避風塘。三聖墟填海區的岸邊，海鮮市場人來人往，現代化機動漁船整齊排列在人工建造的避風塘中，構成新屯門的風情畫。屯門人口在新市鎮建設前不過2萬餘人，之後迅速發展到50多萬人，成為全港居住人口最

多的衛星城。

新市鎮建設對香港的意義，或許可以和1972年紅磡海底隧道通車相提並論。作為兩個標誌性事件，它們讓新界、九龍從此與港島真正連為一個整體。一些人物的命運也由此改寫，比如劉皇發。他在港英開發新市鎮時擔任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土地開發與徵地遷拆之間的矛盾為他打開了發跡的空間。他遊走於原住民和行政當局之間，為原住民爭取權益的同時亦為新界發展鋪平道路。這種中間人角色得到各方認可，正是江湖話事權的重要體現。

十幾年前，我曾隨劉皇發去過他在龍鼓灘的舊居。海邊一座普通的三層小樓，外牆上橫七豎八的雨痕和蜘蛛網，表明很久沒有住人了。看着村裏斑駁的老屋、灘頭翻滾的白浪和青山上裸呈的纍纍頑石，聽着劉皇發用並不熟練的普通話波瀾不驚地講述自己的成長故事，想着他在立法會、行政會議以及其他機構裏對新界原住民權益近乎偏執的維護，在鄉紳幫派勢力爭權奪利中無所不用其極的傳說，以及在媒體面前那副人畜無害、遊刃有餘的神態，彷彿一幅悠遠蒼涼的歷史畫卷和多姿多彩的嶺南風情畫在眼前徐徐展開，迄今記憶猶新。

說起屯門人物，我還因為做香港社團工作和青年工作，與林頌鑑父子結下一段緣分。林頌鑑1961年出生於深圳橋頭村，17歲時偷渡香港，經過多年打拼，成為屯門區資深議員。後來，他把屯門區議員的責任成功交棒給大兒子林的徵，卻支持小兒子林的熹回故鄉橋頭村創業。從林頌鑑父子身上，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深港兩地相輔相成、融合發展的時代趨勢。

屯門故事，不能不講新市鎮。新市鎮建設是上世紀七十年代麥理浩之治最為人熟知的部分，一片片新城區在大埔、沙田、西貢、元朗、屯門等鄉郊拔地而起。屯門作為其中的代表，1974年獨立設區，從此駛入發展快車道。青山灣大片水體被填為平地，僅餘南部一角作為漁船避風塘。三聖墟填海區的岸邊，海鮮市場人來人往，現代化機動漁船整齊排列在人工建造的避風塘中，構成新屯門的風情畫。屯門人口在新市鎮建設前不過2萬餘人，之後迅速發展到50多萬人，成為全港居住人口最



●王大中丞祠位於深圳西鄉街道。作者供圖

經歷了一個從「同源分流」到「同向互補」的過程。19世紀中葉以前，深圳和香港同屬屯門鎮或新安縣管轄，長達千年，不分彼此。1840年鴉片戰爭後，香港離開新安母體，相對獨立發展，迄今也有近兩百年歷史了。因此深港文化有同源的一面，也有分流的一面。思考這個問題，要立足深港同根同源，看到二者的文化共同點，也要看到分流給它們打上的不同烙印，有針對性地思考問題、處理問題。

改革開放潮起珠江，兩地政治經濟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社會生活也潛移默化地呈現出一些以前沒有的新特徵，雙城共同向互補加速推進。正是在同向互補過程中，深港雙城相互成全，演繹了人類城市建設史上絕無僅有的傳奇。近半個世紀以來，伴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雙城關係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1980年深圳建立經濟特區，主動接受香港輻射，開啟深圳向香港拜師學藝階段。二是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北邊是經濟特區，南邊是特別行政區，雙城進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階段。三是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兩年後香港政府提出北部都會區計劃，主動接受深圳輻射，雙城共同作為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的核心成員步入同舟共濟的新階段。

深圳西鄉街道建有王大中丞祠，是目前深港兩地僅存的紀念清代反對禁海政策、敢於為民請命的廣東巡撫王來任的祠堂。我在祠堂中看到兩幅地圖，一是唐代屯門軍鎮轄區圖，一是清初新安縣禁海遷界線圖，發現兩圖所涉範圍竟然高度重合。面對浩瀚的海洋，前者向海擴張，後者封疆自守。而在同一塊土地上，後來又孕育了香港和深圳兩個超大型城市。這片從屯門走出來的熱土，曾經是中華帝國的南部邊陲，亦是中西方文明碰撞交融的中心，更是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的前沿。邊陲、中心、前沿，一體三面，或許正是這方水土千秋蝶變的秘密和魅力所在吧！

千峰百嶼煙波際會風雲好漢坡
莫道屯門天地小 空前大邑起山阿



書房之夢

書房，古稱書齋。我從青年時代開始，心中就有一個書房夢。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所在部隊修建了一座石木結構的四層「幹部樓」。彼時規定，營職軍官兩室一廳50平米。分房時，排名靠前的我，放着好樓層不要，主動選了西頭頂層那一套。不是發揚風格，只為得到一個附加的、層高不過2米、面積不足4平方米的「樓梯間」。搬進新房後，我在「樓梯間」裏擺張兩斗桌、一個小書架，成了我夢寐以求的書房。古城九江，暑酷冬寒。那時不知空調為何物，夜間入內讀書或者寫作，冬天冷若冰霜，夏日熱氣襲人。煎熬之下，生出新夢：什麼時候我家能有一個像樣的書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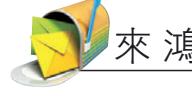
後來，從部隊到地方，從江西到福建，從基層到機關，因為工作變動多次搬家。分配的住房有新有舊，面積有大有小，但都不忘設一個書房。上世紀末，分得一套三室兩廳新樓房。獨生女兒，正讀中學。我把面積最小、朝北的那間作為她的「閨房」；朝南帶涼台、面積較大的那間設為書房，並喜滋滋請木匠師傅做了一張長165厘米、寬80厘米的寫字枱，外加三組高213厘米、寬79厘米的書櫃。書房倒是變好了，女兒卻不樂意了：「老爸的書房，比我臥室更重要！」

書籍，是通過心靈觀察世界的窗戶。居家沒有藏書，如同房屋沒有窗戶；常年不愛讀書，好比不給身體洗澡。讀書如同進食，唯有經常採買，多點儲備，才能貨物充足，方便不時之需——有了好書房，還得有好書。之後很長時間，不論是日常生活，或者是偶爾出差，逛書店、購圖書成了我的一道重要「程式」、一個最大「樂趣」。多年下來，家庭藏書與日俱增。為了便於查找與閱讀，我把它們粗略分成文、史、哲三大類。

新世紀初，從閩北建陽調到南平市委機關工作。搬往新家時，將部分傢具和一些雜物運到鄉下，分送給弟妹。書桌、書櫃、書籍，一件不少，悉數隨搬。搬家那天，幾個朋友早早就來幫忙。原以為物品不多，不曾想，單是書籍就有30餘件，加上書桌書櫃等，從五樓一層一層往下搬，爾後再裝車，一個個累得汗流浹背，我從內心感到不好意思。

葉落歸根。臨近退休，回建陽購得一套兩室兩廳的電梯房，受面積所限，無法安排獨立書房。可是，書桌、書櫃、書籍，一樣不能少。經與老伴商量，書桌擺在主臥室緊靠窗戶處，幾組書櫃安放在客廳東牆三人沙發背後。這樣布置，寫作倒是還好，閱讀有點麻煩，得把沙發移開，方能找書取書。雖然有點不便，但不受氣候影響，不論白天夜間，足不出戶，有書相伴，不亦樂乎。退休之後，我給自己定下一個「規矩」：老老實實做一個閒人，輕輕鬆鬆讀一點閒書，開開心心寫一點閒文。

五年前，再次搬家，四室兩廳，我選了朝南的一個大房間做書房。印表機、寫字枱，擺在靠露台的南端；幾組書櫃，立在北端；西東兩面牆上，分別掛着一幅牡丹圖和一幅書法作品——《春日》，不算「豪華」，倒也「小康」，圓了我的書房夢。一年四季，不論白天，抑或夜晚，讀書也好，寫作也罷，躲進書房無干擾，優哉悠哉好自在。



莫言王振情緣起書法

●吳建斌

早前應藝廊老闆吳女士邀請參加了莫言、王振的攝影與書法展「放寬心，吃茶去」，現場聆聽他們分享對書法、攝影及生命的理解與思考，深受觸動。

我是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才開始閱讀他的小說。他的文字兼具魔幻色彩、情感張力與尖銳質感，可謂「筆下不留情」。後來朋友知曉我喜愛莫言的行文風格，特意送我一套他的作品。莫言寫作效率極高，有時一天能創作上萬字，一部長篇小說不到兩個月便可完稿，在作家群體中顯得尤為特別。他後來解釋，其實作品的故事情節與框架早已在心中成形。莫言熱愛閱讀、愛聽故事，也擅長聯想與編織夢境，這或許是他的天性。

據悉為籌備此次主題展覽，六年前莫言與王振便確立「文墨共生」的合作主題，並付諸行動。他們以書法研究為契機，一路探索、一路尋訪、一路拍攝、一路創作書法與文章，還開設了線上專欄「兩塊磚墨訊」，及時向全球傳遞研究成果，積累了豐富素材。這些素材兼具藝術與文化價值，於是兩人從中篩選出優質攝影與書法作品，開啟全國巡展，香港是第二站，後續還將在更多城市開展。

身為知名作家，莫言並未局限於文學領域，而是大膽跨界書法與攝影。對他而言書法曾是完全陌生的領域需從零學起。此前他創作小說，始終用鋼筆在稿紙上一筆一畫書寫，直到某天突然意識到：文人應懂書法，書法亦是文人必備技能之一。但彼時他對「如何寫書法」幾乎一無所知。後來在一次飯局上他結識了王振，兩人一見如故，從此結下深厚友誼。在王振的熏陶下，莫言對書法的熱情迅速升溫。他練習書法並非簡單在家設案書寫，而是制定了系統計劃：六年間行程30萬公里，足跡遍布歐洲、南美、非洲多國與當地小說家交流，也到訪日本及內地多座博物館、美術館、書法家故居，只為探尋書法真諦。他於彼時深刻傾注激情，而後揮毫宣紙，詩文與筆墨相融，凝固成一幅幅作品。部分書法作品當場被收藏，或被刻於石上，得以廣泛傳播。王振在開幕上說，兩人「遇空地即書，見奇石必刻」，全然陶醉於天地萬物之間。王振為莫言拍攝的照片，多是輕鬆愉悅的畫面，可見這六年的行程中，他們始終享受生活，流露出發自內心的快樂。

活動當天，粉絲齊聚現場，此次聚會更像一場私人盛宴。莫言在開場時提到，活動的發起者正是他的粉絲：幾年前，一群就讀於香港大學的內地學生到訪北京莫言工作室，雙方結下深厚友誼，當時便萌生了在香港辦展的想法，後因種種原因擱置，直至如今才成功舉辦。他特別感謝這些粉絲——雖為「小人物」，卻辦成了這件「大事」。

此次展覽策劃頗具特色，不僅有書法的燈光展示，還搭配了諸多活動，這份用心值得肯定。一個禮品袋為此次展覽特製，印有「《兩塊磚墨訊》五周年紀念」字樣，袋內裝有莫言與王振分別書寫的「福」字，以及兩人合著

的簽名《放寬心，吃茶去》一書。這份禮物盡顯主辦方的用心與誠意。莫言坦言，上世紀九十年代前，他對香港完全陌生；後來到訪次數增多，又讀過西西、亦舒等香港作家的作品，還曾與金庸探討文學、與成龍交流電影，如今在香港結交了許多朋友，對這座城市的認知也愈發立體。

莫言的書法究竟達到何種水平？他在展覽致辭時自嘲「寫得不怎麼樣」，但也強調：「重點不在於寫得好不好，而在於用心寫，借筆墨表達所思所想才是書法的核心。」他認為，用毛筆寫字也是與古人對話的一種方式，

「我不是書法家，只是個對毛筆書寫充滿興趣的小文人。」這不過是他的謙虛之詞。事實上莫言已練就「左手寫書法、右手寫文章」的能力，左右腦並用，達到了極好的平衡。金耀基教授曾稱讚：「莫言書法剛勁中隱現柔韌氣韻，成就罕有的美學純度。此展正是解鎖兩位藝術家精神宇宙的密鑰。」在我眼中，莫言的書法亦達到了相當高度——他懂得如何在宣紙上經營布局，流暢書寫。王振的書法則盡顯專業風範：作為舒同文化藝術研究會會長及多家畫院院長，他的書法功底深厚，結構嚴謹，每一幅作品都值得細細品味。加之有莫言的文采加持，此次展覽中的書畫、文字與攝影渾然一體，極具感染力。

我在高鐵上通讀了《放寬心，吃茶去》，這本書由短文、詩歌、圖片與書法作品構成，讓人透過文字感受兩位先生的心境與對事物的獨到見解，同時欣賞他們的書法與攝影創作。閱讀過程輕鬆愉悅又不失韻味與深度，更能讓人真切感受到兩人過去六年的經歷、見聞、感悟與人格魅力是接壤氣的。全書貫穿核心理念是「以腳步丈量山河，以筆墨書寫心境」，也傳遞出他們對「茶碗一傾，天地廣闊；用豁達之心，為微小舉杯」的生活態度的追求，充滿生命思考與生活智慧。

此次給我帶來三點深刻啟發：其一，打破局限、敢於跨界的精神。為研究書法，莫言投入六年時間遊走世界各地——這份行動力值得推崇，做法亦值得借鑒。對已步入退休生活的人而言，時間充裕且無需受工作約束，更應專注於自己熱愛的事。這是一種快樂和享受，更是一種脫俗、灑脫的自我革命。

其二，學會放鬆、滋養身心。生命短暫，不必每天為生活奔波、為他人遷就，更應多為自己着想：莫言身為知名作家，仍願留出六年時間放空自己，正是最好的榜樣。學會放鬆，才能為緊繃的內心留出空間，更有利身心健康。

其三，此次展覽的前言以古體文撰寫，而莫言的小說則多用白話文創作，可見他善於根據需求靈活轉變表達方式。莫言特別強調：「作家除了要講真話，還需具備豐富的想像力。小說應從感覺出發，寫作時要調動全部感官——描寫一個事物，必須動用視覺、聽覺、嗅覺、觸覺，讓文字充滿聲音、氣味、畫面與溫度。」我更在意的是他的寫作方法與思維方式，對我的創作極具借鑒意義。

莫言不僅在文學領域造詣深厚，還積極開拓書法與攝影領域，更在人生態度、緩解當代年輕人焦慮等方面形成了獨到見解與實踐，為我們提供了廣闊的思路，令人由衷敬佩。他以筆為刃，剖開生活的肌理，也洞見人性的幽微。這讓我明白，無論是書寫鄉土中國的蒼茫，還是捕捉現實商海的波瀾，都離不開源於真實卻超越真實的感知力。正是這份對生命本質的觸碰，讓他的作品擁有了穿越時空的力量。



●莫言在展覽現場被熱情粉絲擁。作者供圖